

曲 奏 前 明 黎

著 旭 沈

集 一 第

者 版 出

社 歌 詩 代 當

1 9 3 6

黎明前奏曲

沈旭著

第一集

出版者

當代詩歌社

1936

目次

- A 獻給祖國(代序)
- B 黎明前奏曲
- C 戰曲
- D 亂動曲
- 黑衣首相
- 吹笛者
- 壩上
- 新兵
- 排字房
- 煤礦夫
- 垃圾堆裏

賣菜者
老頭兒
送煤夫
村婦之夜
瘋婆子
亂墳崗
E
春曲
春曲
鷄鳴
賣笑女
盜取光明的月
火山
小詩二章

蛇蟻爭

F 血痕

故都的血痕

海城之夜

還鄉河畔

劫後村夜

小山之夜

G 自己之歌

自己的歌

母親的愛

生活之歌

星子

狂人之歌

H海上之歌

青島速寫

青島小港

燈塔

暴風雨

鑿牡蠣的婦女們

國 祖 給 獻

獻給祖國（代序）

千年了，萬年了，

祖母啊！

你被細綁著，

你被壓榨著，

血，在肉裏跳！

淚，在肚裏奔流！

你不能忍受，

一顆炸彈，

你死了，

你死在母親的懷裏，

十年了，廿年了……



母親哪！

祖母的血，決定了你、

你呻吟著，

你被迫害著，

哥哥死，

弟弟流亡，

鐵蹄蹂碎爹的屍首，

恨，咬著你的心，

血，絞乾你的淚，

你沉默！你苦笑！

十年了，升年了……

時候到了！

你把命運交給孩子，

你的孩子嚼碎炸彈，
你的孩子熟練風霜，
利刃鮮明他的血，
暴力鼓舞他的歌，
血的飛舞！
血的歌唱！
飛舞！
歌唱！
洶湧的波濤，
洶湧的狂瀾，
穿過大洋，
震動宇宙，
怒吼！搏鬥！

怒吼！搏鬥！

祖母啊！

你的血，決定了母親，

母親哪！

你把命運交給孩子，

時候到了！

看哪！

你的孩子瘋狂了，

太陽底下，閃爍奔流。

二四年冬夜于青島

黎明前奏曲

夜是這樣陰沉：
烏鴉已經睡了，
雀鳥也斂了翅膀，
大地刮來風聲，
月兒躡進雲裏去了
星兒也點點的畏縮，
恐佈搖撼枝頭，
虫兒嘆息！
草在呻吟！
紡織娘！紡織娘！
展開翅膀，

鼓起喉嚨，

瘋狂的叫喊！

煽煽的舞蹈！

一聲，兩聲——聲聲，……

扯去了三更，

三聲——兩聲——聲聲；

搓碎了風聲，

四更，五更，

夜色朦朧，

枝頭呻吟，

紡織娘，紡織娘，

輕輕的歌唱！

飄飄的飛舞！

三聲！兩聲！一聲！
朦朧裏有了動靜。

二四冬月

曲

戰

黑衣首相

黑衣首相是個騙子，
肌餓隊裏創出幸運，
壓榨弟兄輝煌自己，
伸縮怪大的舌頭，
響亮敲詐的喉嚨，
頂戴萬萬人的喝采，
驚奇轟動羅馬全城，
揮一揮毛毛的兇手，
撐起意大利的文明，
翱翔的鐵翅撒下彩紅，
飛舞一羣棒喝黨徒，

碧眼睜大羅馬的英雄，
愷撒烈宏怪祖怪宗，
黑衣首相是個巨人，
光榮幸運握在她的掌中，
統治的鐵蹄狠毒的心，
胆敢拉著頂上的光明，
背後的煙囪張牙舞爪，
威風的鐵齒絞碎呻吟，
殘酷的鎖鏈細起咒詛，
利刃追拿文化的奔騰，
挺起困累飢寒的腰來，
故意穩定慌張的腦經，
光榮只有一條大道，

思想貫通血的收成，
刮起雄心，越過海，
沙漠堆裏輸送文明，
黑衣首相胆大的騙子，
瞪著眼睛放開喉嚨，
誰不相信這個好夢，
扎上翅膀飛上天空，
碧眼煽動無上的權威，
阿比西尼亞偷生的奴隸，
上帝遺棄的黑種，
天之驕子撒下法網，
鐵鏈子一兜，網起畜牲，
黑衣首相揮一揮毛毛的兇手

頂戴萬萬人的喝采驚奇，
誰都相信這個巨人，
神的威風羅馬的光榮。
時候到了，
十月九日，
毛毛的兇手伸進黑洞，
陰霾籠絡了光明，
全不想這黑人黑種，
沒有容忍，赤道上，
跳出一羣生力軍，
慌張了棒喝黨徒，
當面的敵手憤怒洶湧，
鐵帽子黑王胯下征騎，

揮起他的利刃

大小黑人一齊衝鋒！

頑強不承認天之驕子，

鞭打黑人的命運，

這個誰不心驚！

鐵色的臉蛋，鐵色的心，

棕色的棘荆閃爍金色的光榮，

怒吼啊！怒吼啊！

黑人的土地，黑人的生命，

坦克車，過山砲

壓扎地裂山崩，

鐵色的頭顱飛舞血花，

棒喝黨徒骨肉模糊，

椰樹林子沖出灰塵，

火槍！炸藥！

機關槍，手榴彈，

衝鋒！利刃，

怒吼！搏鬥！

鐵漢子黑兵捲起腥風，

棒喝黨徒煽動烏雲，

倒了一個，衝上一羣！

怒吼！搏鬥！怒吼！搏鬥！

那個舐吃黑人的鮮血，

塗抹帝國的光榮，

這個捍衛金色的生命，

朝著暴力衝鋒！

死了個城池，黑夜進攻，
怒吼啊！怒吼啊！
撼動了山河，
震盪了宇宙，
沙漠堆裏，奔波狂流，
黑衣首相憤怒心疼！
坦克車，過山砲……！！
拖長了日子掉落陰坑，
藍眼珠子翻上又翻，
鬼的煙囪加緊呻吟，
兇惡的鐵齒展翅腥紅！
再要她的兒子催動戰鼓，
敢死隊，呼號，屠殺！

退後！槍決！
羅馬的屍首，
羅馬的光榮枕戈暴動，
時候到了，
利刃沸騰了鐵血，
暴力鼓舞起黑人，
被迫害的，
被憤怒咬定的命運，
一個一個沒有容忍！
鐵血的臉蛋，鐵色的心，
鐵血匯成洪流！
沒有屈服，只有鬥爭，
生死頭前拚個光明！

赤道上跳出羣生力軍，

十月九日——「搏鬥的日子」

棕色的荆棘，

刺傷了黑衣首相的心，

槍殺了棒喝黨徒，

狼狽了孤兒寡妻，

恐怖壓縮羅馬城城

這個誰不心驚！

巨人也是死的靈魂，

困累加緊了飢寒，

脈跳加緊了慌張，

怨聲，哀慟了大地，

悲號！哭遍了荒塚，

這裏鬼的煙囪倒了，
咒詛挫斷殘酷的鎖鏈，
呻吟撐起憤怒的鐵手，
殘照湧殺巨人的頭顱。
那裏，還有，他的弟兄，
也是個騙子，
騙走了文化的先鋒，
殘殺了流亡的遊民，
鞭打勞苦的民衆，
仰仗鬼的煙囪，
刮舐弱小的呻吟，
趕造炮火毒瓦斯，
壯起胆犬的力氣，

掠劫日耳曼的光榮，
柏林城裏，放開喉嚨！
誰還相信巨人的幸運！
誰還爲獨夫犧牲！
飢餓隊裡伸出萬萬的鐵手、
怒吼！怒吼啊！
被壓榨的民族，
被迫害的弱小，
頑強不承認強權，
敲打鐵色的脊梁，
怒吼！怒吼啊！黑人，黑種，
時候到了，
太平洋上，刮起風聲！

二四，冬夜。

曲 動 亂

吹笛者

吹起一支口笛，

告訴天

告訴地；

荒涼過捱耳邊，

村，

鎮，

風的嘆息，

草的哀吟，

籬笆的動亂中，

沒有犬吠！

沒有鷄鳴！

曲奏前明黎

吹吧！
吹起一支口笛……。

二四冬夜

壩上

山鳴！水哮！

破鑼聲響遍了全村，

千萬臉在熱風裏騷動，

汗滴在背上變成爬虫！

眼看那黃金穗子，

焦望跌落在無底深坑，

鋤鎬鉄掀忙亂怪吵！

挑夫扁担一齊哎喲！

娘兒們跑穿了脚，

幫着爺們堵堵窟窿，

孩子們跑來跳着追趕蜻蜓，

巴掌底下，湧出哭聲！

幾條餓狗，

慌張了街心，

狡猾的狐狸，（村長，紳士）

吊扣起家門。

山鳴！水哮！

眼看這條土龍放開喉嚨，

鋤鎬鉄掀忙亂怪吵！

挑夫扁担一齊哎喲！

曝天底下，劈厲，水聲，

破亂傢伙，澎湃暴動。

新兵

處處碰到了瘟神，
醜惡撒下慘酷的法網，
一條長鍊子牽來不幸，
襁褓一羣，都是壯丁，
有的沒了家，沒了田，
掙掉旱澇的故鄉。
有的新傷壓着舊痕，
挨不過監工的皮鞭，
也有捲起蠻大的浪，
挫斷牢房的粗鋼，
也有嚼空了肚子，

困累的心，無可吊懸，
一個，一個……，

個個兜著飢黃的苦臉，
疲憊的胸前注定了死亡，

——「招募的新兵」

× × ×

暴君傳來緊急命令，

北風決勝千里的兇心，

號聲笛鳴拖起列車豬獾，

灰色的帽子，灰色的心，

.....

排字房

呼吸霉汗油漆的臭味，
千萬頭蜂兒在黑窩裏擁擠，
百支手，百隻眼睛，
跳在紙上，躡進黑洞，
飛快的沉默，加緊忙亂的小心。
編輯室裏劃出圈套，
小夥計們跑穿了「樣子」
不敢站一站！
但怕翻眼的巴掌，
興奮網起疲倦，
飢餓支撐辛酸，

幾盞陰燈，
探照渾身的骯髒，
再來幾次倒板，
昏花的眼，錐刺心疼！
壓札機張着怪大的舌頭，
刮舐血汗的收成，
黑手抓來毒菌，
保定眼兒一翻，
零落，呻吟！

煤礦夫

一串咕嚕響掉下黑洞，
兩隻眼睛一盞安全燈，
幾棵骷髏孤注了大塊，
泥水和著人一起嘶混，
死拚，故意掙扎辛苦，
呼吸臭氣霉爛肺和胸，
錘子鉄車轟轟怪叫！
哎唷吶喊輸送穿鑿！
地層下的皮鞭來得更凶，
抽下血痕不敢楞一楞！
只要你把生命拖長了鍊子，

天靈蓋上準保掉下沉淪，
也有無常的鬼火捏死安全燈。

垃圾堆裏

一窩骯髒，
金色的小黑眼睛，
在骯髒裏閃爍！

鉄色的掙扎，
搜查黑洞，
把把骯髒，酸臭，
什麼都沒有，
連心都掉落個空，
歪嘴破筐，瞪着飢餓的眼，
猛然地，吵起一陣暴動，

「強奪一塊破布」

賣菜者

鐵担子扣在肩上，
心窩裏盤算掙扎，

——「血本，田租。」

鷄，叫開了城門，

苦臉兜著金色的希望，

——「大顆頂戴新鮮。」

叫賣聲，撩過街心，

剝落的舖戶，陰慘，

——「溜出狡猾的眼睛。」

小伙計的筐籠睜著低賤，

一條黑秤跑穿了寒冷，

——「捐秤的官人。」

鐵担子，搖落殘輝，
一片荒涼，吊落菜色的心。

老頭兒

天災人禍顛倒老頭兒的命運，
一葉凋零五色燈前撲匍寒風，
電線上的哀號敲打顫動！
刮耳的留聲機張大眼睛！
雜沓的脚步，雜沓的飛舞，
笑聲，笛鳴，死拚洋車夫的呻吟！
老頭兒掙扎幾根禿髮，
糾纏善人的脚跟，
「可憐，年老，落難的人。」
咒罵中，溜出聲響亮，
——「許是個銅板。」

昏花的眼搜起聲嘆息！
佝僂背上，著落沉重，
「走！」兇狠一棍。

送煤夫

皮套子扣彎了腰，
像老牛拖帶沉重，酸痛，
從黑洞裏來，
血的顫動，
「借光！借光！」
掙扎，笛鳴咆哮巡哨的街心，
破衣，汗滴，黏着肉味，
條條辛苦流穿了骯髒，
像老牛拖帶沉重，酸痛，
挨過艱險，扣落個紅腫，

村婦之夜

一盞豆油燈，陰沉的眼，

孤兒睜著破棉絮，

昏花的線，幾穿，穿……

忙亂了針眼，

血，熬餓了心，

星兒底下，忙生活，

「田租壓死的人兒呢！」

挑揚燈心哪！

呱呱聲湧著嘆息，

燈光一片模糊。

瘋婆子

她沉默著！

她苦笑著！

哀悼和咒咀在心裏發酵，

顛倒的脚步，乾澀的眼，

忙亂的枯髮壓著猙獰的臉，

孩子們追著鬧熱，

大人們堆著鬼的胡調，

一陣哭！一陣笑！

「餓鬼抓走了丈夫，

孩子加入那一夥，

槍斃一頭血花，

就是他！就是他！

灰帽子，丘八！」

（閃開！閃開！）

一窩蜂，亮出一條胡同，

繩兒一兜！

走！你這瘋子。

亂墳崗

一片荒，
一堆沈默，
悲慘的故事，
扣在一起，
孤獨的，槍斃的，
私生的孩子，
一支腿，一頭血，
一塊骷髏
喂瘋了野狗，
道德的眼，
法律的網，

封鎖一片荒，
一堆沈默。

二四冬夜

曲 春

作舊春年三十二

春曲

司春的女神來了，
花兒吻她的酥吻，
細雨摸她的柔懷，
薰風梳她的絲髮，
銀光曳她的綠袍，
妙語歌詠她的髮，
輕舟盪漾她的袍，
蜂兒花間裏色舞。
遊人欣賞她的懷，
沉醉的，沒落的，
懦弱的，劊子手……

都跪在她的脚前，
一羣受洗的罪人。

女神拉長了臉兒：
啾雜色的人等呵！
嘴塗抹美麗的謊，
拖長心上的罪惡！
創子手也要求神！
戰後坑害的苦人，
還嚼著樹根啼哭，
你這懦弱的雙翅！
飄然往那兒翱翔，
背後丟棄的神州，

變成血海的波濤！
唱過高調的關老，
乘風往那兒漂流！
鐵蹄踏塌了古城，
你這勢力的眼睛。
故意貪饒著脚跟，
眼前的風雨模糊，
你這唯美的文人，
吐什麼綺麗詩章，
腦滿腸肥的紳士！
聽那哎喲的呻吟！
穩亂慌張的神經？
炮火煽動了恐怖，

你們這遊侶情伴，
還要那花飛色舞？
哀慟傳遍了大地，
廢墟埋葬了骷髏，
你們這些色盲啊！
故意拖長了罪惡，
還要祈禱和咒咀，
只要我臉兒一變！
身子一搖立刻的
抓來那另個宇宙，
無情的狂風暴雨，
撒下絕望的盡頭，
揮一揮我的手兒，

冲破世紀的囚牢。

+

+

+

司春的女神去了，
沉紅著臉兒去了，
將花籃丟在地上，
把綠衫飄在人間，
那沒落的文人，
搖着花籃呻吟！
那遊人戀戀的，
抱緊她的綠衫，
那沉醉的人們，
吻著她的餘香，
腥紅的劊子手，

朝者上方祈求。
司春的女神去了，
沉紅著臉兒去了！
身子一搖躡上天，
一道飄飄的閃光，
在雲端忽隱忽現，
吹動了狂風暴雨，
從空間吶喊到地上，
從地獄呼嚎到天堂，
人間添來了災難，
大地跳出了荒年，
餓力匯成了洪流，
衝出蠻大的波瀾，

心心震動了山河！
風雨鼓舞起狂歌！
穿過荆棘涉過海，
都要活都要死拼——「奴隸們」
展開搏鬥的健翅，
拆毀到處的繩鎖，
粉碎上帝的洪鐘，
奪取雄偉的煙囪，
剪滅無情的炮火，
挫斷暴力的鐵蹄，
憤怒啊！躍踴啊！
整齊了步伐沓沓！
踏碎呻吟的花籃，

伸出正義的鉄手，
掙落闊老的綠衫，
花飛色舞的人們，
個個嚇破了胆，
給霹雷燒成焦炭，
那御用的文人，
昏倒，在地上，
暴君，劊子手，
潛逃，截斷了翅膀，
那沉醉的，懦弱的，
給風雨噤死在路旁，
司春的女神去了，
沉紅著臉兒去了，

身子一搖躡上天，
化道飄飄的閃光，
把世界刷洗一番，
看那無數的螻蟻，
營造起新的田園。

一九三四舊稿，

鷄鳴

是何等清朗的聲韻！
驚走了猙惡的夜神，
是何等嘹亮的天歌！
啓示著良晨的復活。

十 十 十

是何等清朗的聲韻！
驅除了朦朧的睡魔，
是何等嘹亮的天歌！
喚促著新生的波動。

賣笑女

她的額上寫的分明，
「我是個賣笑的女郎，」
看她那慘白的容顏，
一朵垂落的花冠，
看她那脚步的遲緩，
像腿上著了重傷，
她目送過路的行人，
像餓鷹尋覓食糧，
休怪幹那下賤的勾當！
困累飢寒迫得無方，
她從不肯向命運投降，

希望，掙扎個模樣，

十
十
十

要你再看她的額上，

寫出新的字樣，

「我是個年青的女郎，」

看她那豐嫩的面頰，

一朵火紅的花冠，

看她那脚步的輕快，

像腿上扎了翅膀，

聽她那輕嚶的妙語，

像燕兒在空中翱翔！

光明映照她的頭上，

暢飲青春的美酒！

盜取光明的月

黑夜展開朦朧的翅膀，
月兒誇耀在穹蒼，
黑夜撒下陰沉的羅網，
月兒在迷宮裏徜徉，
月兒啊！
你誇大什麼榮耀！
無非藉重著別個，
穿起照眼的衣裳，
月兒啊！
你頂戴什麼尊嚴，
你無非憑著欺騙

盜取創造者的真光，
月兒啊！

你儘在黑暗裏誇張，
還要在迷宮裏徜徉，
看哪！

別個趕在你的背後，
緊緊索還她的衣裳。

火山

層層的地殼，
壓緊血的呼吸，
世紀的囚牢，
剝奪血的自由，
不許呼號！
不許詛咒！
血的跳躍，
逗滿心頭，
千年，萬年！
餓力在肚裏奔流，
跳躍！奔流！

奔流！燃燒！
燃燒層層的地殼，
再也不能忍受了，
澎湃聲響亮，
喚起冲冲的火苗。

小詩二章

(一)

渾渾噩噩的宇宙啊！
給法律和道德強姦，
是嘶殺的前奏曲啊！
餓力鼓舞起呻吟。

(二)

濃霧吞沒了旭日，
鳥兒啁啾！
花兒低泣！
枝頭流浪節奏！

蛇蟻爭

鬥爭開始了！

蛇和蟻；

狡猾的醜蛇噴起毒焰，
無數的螻蟻圍他個緊嚴，
個個都踴躍爭先，
衝毀共同的災難。

十 十 十

噫！你這弱小的螻蟻呀！

怎不怕毒蛇將你吃掉！

怎不見弟兄慘死陣前！

啊！啊！

一個個的螻蟻，忘記了死，
看準大眾的敵人，

衝擊！衝擊！

啊！啊！

一個個的螻蟻，忘記了死，
爲著團體的生命，
奮鬥到底。

十
十
十

忘記了死，

——螻蟻們，

前面慘死了一羣，

冲上的一羣，

憤怒躍踴！

躍踴和毒蛇拚命。

+ + +

鬥爭開始了！

蛇和蟻；

狡猾的醜蛇噴起毒焰，

無數的螻蟻圍他個緊嚴，

毒焰不斷的縮短，

躍踴拚命的爭先，

爭先！向前！

衝毀共同的災難，

畢竟醜蛇丟掉了性命，

勝利落在羣蟻的頭上。

二三年春三月。

痕

血

故都的血痕

——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

十二月的風，
撩怕古城心，
老鼠洞裏，
潛落死的靈魂，
恐怖壓縮大地，
鐵翅煽嚇天空，
「苟安」塞瞎勢力的瞳孔，
「莊嚴」背後吹動了荒淫，
傀儡利刃追拿文化的呼聲，
千百隻徒手，一柱心，
血的跳躍！生死的奔騰！

嚼空了肚子，敲震冰天，
憤怒，挫斷了柵欄，
骨肉著重棍棒，
雪花飛舞水龍，
血的跳躍，生死的奔騰，
沒有顫慄，沒有驚慌，
倒了一個，冲上一羣，
奔騰啊！跳躍啊！
風聲捲來怒號，
怒號鼓舞起呻吟，
北海西山，瞪出火紅。

二四冬夜

海城之夜

城北的「千葉町」，
一條殘酷的鎖鏈，
昏沉中，牽着那座古城，
南望的小河斷流了，
鳳凰山下，搖落殘輝，
草是呻吟的呀！
在破嘴的城頭上，
公園山是淪沉著底，
禮拜堂的鐘聲，
朝着上方哀悼！
修道院的紅旗，

飄在空中吊喪。

十二月的風，

撩怕幾百家燈火，

疲憊的街心，

慌張了「大肚子」商人，

在鋼盔的鉄蹄下，

搜查困倒的離笆，

利刃瞪着「剝皮」的縣長，

傀儡燈前，拷打肉花，

——流亡的來人。

還鄉河畔

——憶溧東戰時

獨木橋折斷了，
淒寂的小河呀！
傍臥廢墟，荒涼，
沙灘是沉默著底，
灰帽子，手溜彈，
伴着血未乾的屍首，
烏鴉亂叫，
朝著碎落的梢頭，
幾條餓狗奔着沙灘跑來，
廢墟中亮出武士的鋼盔。

劫後村夜

——憶滌東戰時

荒涼的鄉村哪！
荒涼的街心，
慘白的月光下，
頽垣，瓦塊，
坍塌困倒的籬笆，
風呼呼的吹，
枝頭，飛灰，
零落在院裏，
忙亂在街心，
慘白的月光下，

吊條裸體的肉花。

×

×

×

荒涼的鄉村哪！
荒涼的街心，
慘白的月光下，
飛舞一頁紅旗。

小山之夜

——唐山的一角

天，是塊烏雲，

地，一座倒扣的陰坑，

「滿堂紅」照着「春香班」

哀號，零亂了房頂，

來往幾條黑洞，

稀落沒有活氣的人，

——「抽白丸的」

寶盒裏，礮著無數的心，

浪人的手，支撐一盞陰燈，

刮耳怪叫！

竈夫的坎背上，
亮著貪饒的眼睛，
鑼鼓亂敲，
聲聲敲打市場的天靈，
巡哨的鉄蹄響，
嚇住千百人的眼，
奸險的毒藥鈎，（鴉片海洛英）
榨死異國的真魂，
天，是塊烏雲，
地，一座倒扣的陰坑。

二四冬夜

歌 之 己 自

自己的歌

我有一支筆，
我有一棵心，
我的筆，奔波的，
我的心，奔波的，
奔波呀！奔波呀！
奔波了苦，奔波了生。
我的筆，老練的，
我的心，老練的，
撑起老練的手，
我！拖着太陽走。

二四年末

母親的愛

太陽的血，
太陽的心，
我是太陽的孩子，
太陽沒有輪，
她滾着，
海上的愉快，
地上的光明。
太陽的眼睛，
睜得無邊大，
不怕風吹！
不怕雨打！

她吻着，
海上的呼吸，
地上的生命，
——「永衡。」

生活之歌

怒吼啊！

肩負你的重担啊！

伸出兒時的手來！

星子

天上的星，
我的心，
海上的眼睛，
茫茫的大海，
茫茫的陰沉，
鼓舞起星，
閃爍着眼睛，
我的心，
遙遠底。。。。

狂人之歌

我又飢，

我又渴，

心裏顛躑狂歌，

荒涼路上，

沒有山！

沒有河！

一片沙漠，

我又飢，

我又渴，

心裏顛躑狂歌。。。。

二四冬夜

歌 之 上 海

青島速寫

青的山，
綠的海，
織成了少女的優嫺，
美麗的青島啊！
紅的瓦，
亮的窗，
溫柔的沙灘，
桃色的公園，
風，是輕嚶的笑，
雨，是閒散的哀愁，
幾座礮台，幾棵古玩，

跑馬場雜沓驚奇的喝采，
天主教堂籍着叮鏘的耳環，
大港，小港，仔細聽，
壓榨血的哎唷！海的吶喊！
鬼的煙囪刮舐，婦女幼童，
粘澀的血汗，
東來的汽笛聲，依佈長怨！
中山街是條飛舞的飄帶，
束道長橋，任人舶來！
傍晚的探照燈，
瞞着剽劫的眼睛。

青島小港

骯髒的碼頭，
骯髒的水面，
千百個掙扎的臉，
在骯髒裏奔忙！
有巡哨的眼，
有兇狠的皮鞭，
架板上，輪船上，
血的吱吱！海的吶喊！
吱吱！吶喊！
叫破了黎明，
搖落了黃昏。

×
×
×

黑黯的碼頭，
黑黯的水面，
千百條疲倦的影子，
在黑暗裏，
拖回困累的心，
港灣裏，
停留幾隻骷髏，
沒開駛的船。

燈塔

茫茫的海，

茫茫的夜，

千隻萬隻：

漂流！

沒有星，沒有月，

怎能渡過黑夜，

×

×

×

紅的光，我的眼，

東一射！西一射！

千隻萬隻……

縴起心弦，撐着力，

襲擊茫茫的海！
襲擊茫茫的夜！

暴風雨

茫茫的大海，
刮起黑風，
烏雲裏，閃電雷鳴！
風，襲着雨，
雨，打着風，
風，抓起浪，
浪，捲着風，
大浪擁着新浪，
後浪抓走前浪，
烏雲裏，閃電雷鳴，
茫茫的大海，

水嘩！山轟！

風，兇兇的吹，

雨，澎湃的落，

風，扯碎了帆，

浪，挫斷了錨，

幾百條木板，

盪出港口。

雨止了，

風靜了！

幾百條屍首，

水上漂漂！

青島山止，

伸出老練的手。

鑿牡蠣的婦女們

雞叫醒大地的困倦，
荒涼的東海邊，
展開朦朧的睡眠，
隱隱約約地移動，
腳帶，破衣，手提筒，
——一羣纏足的婦女，
個個的臉，貧血兜着惺忪，
海風撩過衣角，涼進了胸，
響動大家的手提筒，
走！握在掌心的希望，
是希望咬著酸辛，

朝着一道兒走。

x

x

x

捱過荒涼，

朦朧裏冒出火紅，

清清的風，掠過水面，

爬過沙灘，舒適，

漾起遊人的心，

流浪笑聲，飛給時裝的姑娘，

粉書包裹，夾着幸運，

乒乓！乒乓！

雜沓響嚇跳人的眼，

——外國水面爬上棧橋，

依稀的汽笛聲，

傳來遙遠的叮嚀！
被遺棄的婦女們，
穿度閒散的海濱。

x

x

x

太陽照在海的中心，
朝着一堆亂石崗，
麻醉起歡心，
半天扎着了脚步，
支起一支腿，
一條酸疼，跪倒石崖，
鏗！鏗！鏗！
鐵勾鑿破了硬殼，
拾起冰手的穢膿，

不聞潮水的洶湧，
水鳥叫不醒癡心，

鏗！鏗！鏗！

兩手的殭泡排起腥紅，
大塊饑饉硬飽了飢腸，
鏗！鏗！鏗！

一聲！兩聲，千萬聲！
聲聲辛苦溜進了黃昏，
半筒蠟肉，

「許有三斤」

緊跟着一聲嘆息，
哎！撐起渾身的酸痛，

x
x
x

在萬花碎影的街頭，
留聲機慌張都市的神經，
穿過一條狹道，
魚市場裏牽住貪饞的眼睛，
跟着鉄秤千百遍爭競，嘲笑，
「兩斤，一毛，明天就得臭！」
一步一回頭，
咀呪抵不著生活的鐵鈎，
一個，一個；，
被搭着的不幸，
轉淚，拍賣飢困的酸心，
黑暗裏，拖回掙扎的人影。

三五於青島海濱。

後記

真的，這本小冊子付印後，連我自己都不大滿意！但我相信大時代的潮水會刷洗牠，也不必自己吹噓或拉上幾位名流學者來捧場，我的個性是個強底，血是沸騰底，筆是雄渾底，用了月把的工夫寫成了牠。（除了春曲），當我的朋友們還沒來的時候！我誠懇的接受各方面的批評和指導，使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創作。我慚愧的沒有閒心一句一句的把牠雕琢成了狐狸的外套，要說自己的骨子是硬底，也還不配！只是紀念著自己過去的生活片斷，結束了吧！希望着將來！……，怒吼啊！大時代的歌手，戰士。

我在生活極端窘迫勞碌之下，匆匆的抽暇來校正自己的稿子，錯誤的地方，料定是不少！這一點，更希望我的朋友們來

指正。

沈旭誌

一九三六，二月七日青島



勘 誤 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備 考
9	2	肌	飢	
21	4	過捱	捱過	
88	11	水面	水兵	
43	2	酥吻	酥奶	
80	7	依佈	依稀	
5	7	恐怖	恐怖	
17	7	恐怖	恐怖	
85	7	捲著風	捲起風	
45	13	恐怖	恐怖	
63	5	恐怖	恐怖	

曲 奏 前 明 黎

集 二 第

獻 詩
進 行 曲
長 城 曲
流 亡 曲
怒 潮

太 陽 之 歌

告 預 版 出 作 創 者 作

曲 奏 前 明 黎

集 三 第

死

亡

長
篇

線

故
事

外

詩骨集

作者詩歌批評集出版預告

詩骨序

望書草後其他

鐵馬集

烙印及其他

宇宙之歌

六月流火

初版出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

著 作 者 沈 旭

出 版 者 當 代 詩 歌 社

代 售 處 國 內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國 幣 三 角

#1.82
341146

146

\$ 0.30